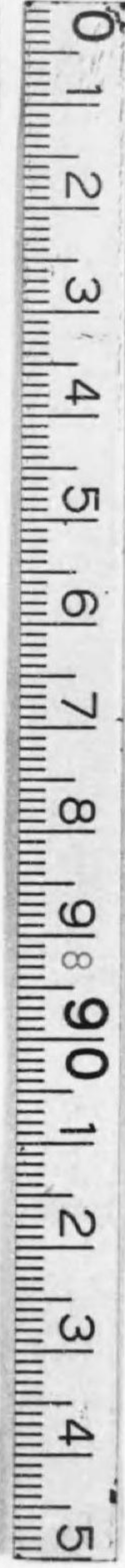


324

731

史記讀本

第八



始



特217
336

影印武英殿本

史

記

讀

本

第八

孟嘗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春申君列傳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
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
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
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
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
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
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

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
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
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
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
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
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
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潛王

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
己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
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
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
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
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

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田嬰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一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案隱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案隱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集解駟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

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

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

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案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

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案

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

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

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

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

曰不能知也索隱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

孫亦是玄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

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

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

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

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

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集

駟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案隱諡

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

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是也陬音鄒亦音緬陬者城隅也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舍業者捨棄其

也劉氏云舍音赦謂家產業而厚事賓客

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
 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
 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
 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
 土偶人相與語索隱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
 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
 君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
 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

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
 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
 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
 解索隱抵音丁禮反按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集解
抵謂觸冒而求之也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集解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取所獻狐白裘至
在浪反

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
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更改也改前

言是孟嘗君封夜半至函谷關正義關在陝州桃秦昭

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

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

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

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
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

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

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

孟嘗君自言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

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集解徐廣曰年表

軍於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戰國策

函谷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

魏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

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

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
 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
 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
 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
 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
 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
 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
 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案隱舍人官微記姓而畧其名故云
 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
 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
 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
 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
 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周最周之公子而齊
 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駟案親弗人姓名索隱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
 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

反齊王之信

索隱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

何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又禁天下之變

索隱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齊輕

孟嘗也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

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

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

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

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

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

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

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

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申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集解駟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立曰常或作嘗在薛

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

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

集解駟案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

聞孟嘗

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索隱屩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

君置傳舍十日索隱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

一劍耳又削集解駟案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緜集

駟案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索隱削草名音削贖之

緜緜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削繩纏之故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

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子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

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奉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

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

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

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集解駟案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

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

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

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

乾隆四年校刊

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

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及作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

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

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大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索隱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

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

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

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

史記卷七十五
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

昭王十五年○

臣照

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

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

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

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

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

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集解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正義勝

式證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

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六 列傳

一

者槃散行汲

集解 駟案散亦作跚 索隱 躄音壁 散音先寒反亦作珊 音同 正義 躄躄也

平原

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

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癰之病

集解 徐廣曰癰音隆病也 索隱 罷音皮 癰音呂宮反

罷癰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

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

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

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集解 徐廣曰 待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

趙惠文王九年 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

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

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環鄭玄曰穎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紫隱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也棄之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惡合鳥故反

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

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

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大及豕大夫

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

耳毛遂奉銅盤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

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集解駟案音祿索隱音六王邵

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

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

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

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

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
 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
 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
 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
 戰死封其父為李侯集解徐廣曰河內成臯有李城正義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

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
 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
 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
 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
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
 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

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過音言至道乃紬公孫龍

集解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

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

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

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

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

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也無害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簦

集解徐廣曰躡草履也

者謂之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躡音脚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集解譙周曰食邑於虞

趙之虞屬河東太陽縣

今之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縣是也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集解徐廣曰寡人使束

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反求和曰媾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媾亦講講亦和也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

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

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

乾隆四年校刊

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
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
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
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
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集解駟案郝音釋徐廣曰一作救約事於秦
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
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目

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
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
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
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
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
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
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
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

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

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

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

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

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歇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

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

哭也其相室曰正義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

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

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
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
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
此飾說也王脊勿予集解徐廣曰脊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
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

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
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
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
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
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
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
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
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
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

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前

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

過平原君索隱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集解駟案光臥反王曰寡人固未

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

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

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

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

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

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

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十一

列傳

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卷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案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七

列傳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集解文穎曰作高木槽檣上作枯槲頭攪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眠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為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

曰侯嬴

索隱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

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索隱俛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俛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

索隱 徧音通贊告也 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坐徧贊賓客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

集解 徐廣曰 為一作羞

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

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 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

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

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

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

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

索隱間音閉謂靜語也

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為人所

殺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

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

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

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集解駟案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嘆集解謂多詞句也正義聲類云嘆大笑集解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集解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索隱鞬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麓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乾隆四年校刊

身言卷七十七

及傳

四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
 目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
 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
 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駟案禮
 記曰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負
 音佩無功
 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

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

索隱鄙音霍趙
 邑名屬常山魏

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集解徐廣曰漿或作醪
 索隱徐案別錄云也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

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

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謂豪者舉
 之舉亦音據也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
 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

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
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
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
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
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失其名往見
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

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
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
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
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索隱抑音憶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集解駟案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秦王患
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
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
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

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贏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

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
 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
 可見濮卽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
 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
 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
 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
 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
 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
 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孤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
 字爲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
 此作五年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

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

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

於陳縣正義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

索隱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鴛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

危集解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垂正義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

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

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

威索隱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

虛蘇代曰決宿胥桃集解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入邢集解徐廣曰平

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集解徐廣曰蘇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此蒲在衛之

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

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邱集解徐廣曰屬陳留索隱仁及

平邱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

乾隆四年校刊

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 **黃濟陽嬰城** 集解徐廣曰蘇代云

地理志平邱縣屬陳留仁闕 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 **而魏**

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注齊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集解徐廣曰濮水北於鉅

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正義劉伯莊云言秦 **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集解徐廣曰單亦作殫

之威盡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

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 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 **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

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

水經云榆次縣南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 索隱

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 正義干隧吳

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

在蘇州西北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 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 **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 索隱從音絕用反 **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艾山在兗州 **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 集解駟案戰

博縣南六十里也 正義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

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

由三浦入破吳王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

於姑蘇敗于隧也

城正義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

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言大軍不

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

遇犬獲之集解駟案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

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趨音天歷反兔音讒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

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

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

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

絕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顛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

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正義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

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

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為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

矣索隱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還

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

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

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注謂

以兵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

經兩海索隱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下是燕趙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五

史記卷七十八 五作
王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

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集解徐廣曰太

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

申君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賜淮北地

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

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虛音墟闔閭今蘇州

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以自為都邑春申

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

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

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

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年表云八年

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

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

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

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觀音館

今魏州觀城

也縣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

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正義黽隘之塞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

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集解徐廣曰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春申君由此

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

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

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

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

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

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

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

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

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

乾隆四年校刊

身言卷之十一

七

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周易有死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謂生事毋望之王正義謂喜怒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

壽州棘門外正義楚考烈王二十年

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

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集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

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

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列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

災朱英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雎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史記卷七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

姓須名賈蓋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世本昭王范

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索隱襄王乃使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九

一

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
 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索隱摺音力笞反謂打折其脅而又
拉折其齒也 睢佯死即卷以簣索隱簣謂葦荻之薄也 置廁中
 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更音羹溺即溲也溺音年吊反溲音所留反 正義溺古尿字
 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
 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
 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
 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

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 王稽問
 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
 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
 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
 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三亭亭名在魏境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 正義括地志云三亭
 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
 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
 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今號州湖城縣也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
 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七十一 列傳

秦權惡內諸侯客

索隱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

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

索隱索搜也先

格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

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

正義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

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

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

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

於此即壞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

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待然草具謂籩食草菜之饌具也

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

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穰侯謂

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芋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

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

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
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戰國策立作泄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
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
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
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
足以當樞質索隱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質對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
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

硯宋有結綠梁有縣黎

集解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

楚有和璞

正義縣音

立劉伯莊云

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

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

索隱割榮即上之擅

厚謂擅權也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

集解徐廣曰一作漑音同

也徐作音同非也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

索隱亡猶輕蔑也

自非

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

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

隱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

故城本秦離宮在雍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長安北十三里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

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

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

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閔然不敏

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

色易容者

集解徐廣曰洒先典反秦王屏左右宮中

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者長跽兩膝被地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

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

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

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

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集解徐廣曰一作羗孟賁集解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集解駟案漢書音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駟案漢書音吳王僚子慶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集解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態謂姦臣詭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

乾隆四年校刊

已巳卷二十一

列傳

六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集解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二字並音胡困反恩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

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變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國策云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無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為盜齊糧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

乾隆四年校刊

身言卷之十一 及作

夫綰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

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

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

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

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

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

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

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潞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

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

間說曰正義間音閉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

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

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

諱集解駟案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

適集解徐廣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弊御於諸侯集解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 七

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

披音片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義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義言射王股

義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義言射王股

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

囚主父於沙邱正義沙邱臺在邢州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

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

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

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

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

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

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義劉

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

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

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

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

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

乾隆四年校刊

上

敝衣間步之邸

正義劉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

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

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

索隱綈厚

繪也音啼蓋今之純也正義今之麓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

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

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

索隱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子范

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

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

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

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

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

之罪尙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縑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旣相王

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

車一日晏駕

集解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

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

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

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

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

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

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尙止於謁者非

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集解司馬彪曰几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

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睢眦之怨必報索隱睢音崖賣反眦音士資范睢相秦

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集解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

日而斷太行索隱劉氏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云南韓

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王故城在懷州河陽

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

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

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

也索隱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夫魏齊

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號也曰馬服者言服馬也鄒氏頗音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集解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

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集解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音擊應侯

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

相集解駟案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

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

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

集解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曷臯謂臯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

黉顏蹙鞞膝攣集解駟案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黉音徒回反黉顏謂顏貌黉回若

黉梧然也鞞音烏曷反蹙鞞謂臯蹙脰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

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集解駟案持梁作飯

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持梁謂作梁米躍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

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鬲於

塗

集解駟案爾雅曰欸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

云鼎曲脚者以欸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

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

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

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

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

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

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

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

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

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

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
 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集解駟案
 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
 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
 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
 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
 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
 危易行行義不辟難集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為霸主疆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
 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
 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
 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
 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
 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
 其臣子索隱言以此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
 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
 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

身言卷之十一 及傳 十一
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
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

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

兵批患折難

索隱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
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

廣地殖穀

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
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
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
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
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
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
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

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

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集解徐廣

曰呼一作啗索隱二人勇者夏育然而身死於庸夫

賁育也噉音皎正義呼大故反

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

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

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

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

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

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

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

索隱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

充滿城邑也

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

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

索隱信音申詘音屈謂己志展而不退

范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

集解班固奕旨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索隱言夫博奕或

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

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

展開三川 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

不退則商君白公集解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

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

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

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激音擊

索隱二子范雎蔡澤也雎厄於齊折脅

招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

奪一言
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

昭和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行

史記	
第一	定價金九拾圓
第二	定價金九拾圓
第三	定價金九拾圓
第四	定價金九拾圓
第五	定價金九拾圓
第六	定價金九拾圓
第七	定價金九拾圓
第八	定價金九拾圓

校訂者兼
發行者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田中慶太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尾藤光之介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株式會社開明堂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發行所

文求堂書店

電話小石川(85)四八〇番
掛巻口座東京二一八番

經 售 處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之十七

松

雲

堂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八

田

村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八

山

本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二

奎

運

堂

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彙

文

堂

大阪市天王寺區上本町八丁目

三

島

書

店

終

